

## 唐耕耦先生藏札述略

孙 俊 程天舒<sup>①</sup>

2013年8月，唐耕耦先生将珍藏多年的师友书札等手稿资料166种399叶/件无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其中，主体为师友来信，从时间上看，最早的一封为1958年范文澜回信，最晚的为2013年钱宗范来信，而大多数来信集中在上世纪70、80年代，这也是唐耕耦先生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一段时期。来信者包括范文澜、唐长孺、季羨林、王仲荦、周一良、李埏、王永兴、左景权、潘镛、周绍良、乌廷玉、韩国磐、何兆武、沙知、宁可、聂大江、姜伯勤、荣新江，日本人池田温、土肥义和、小田义久，法国人苏远鸣(M. Soyemie)等中外著名学者，还有唐史研究会、唐史研究会筹备小组、上海古籍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晋阳学刊》编辑部等单位或机构。与师友来信密切相关的，还有一小部分为唐先生自留信底，对范文澜来信的说明，以及一份回忆与李埏先生交往的手稿资料。总体来看，这批书札内容以论学为主，反映了唐耕耦先生的师友交游、学术关切和人生际遇等等，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当代唐史、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兼具史料与学术价值。

这批书信中，有两封信尤其值得注意。一是1958年2月3日范文澜有关“厚今薄古”的来信，唐先生专门写有背景说明；一封是2008年何兆武的来信，有关“文革”的一段往事，因原信字迹不易辨认，唐先生特意录副。为存史起见，以下照录全文。

### 一、范文澜致唐耕耦的信

(1958.2.3)

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三班团支部全体共青团员、二年三班唐耕耦同志和29位同学：

<sup>①</sup>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

来信和唐同志留言都看到了，因为这几天我参加会议比较忙些，到今天才给你们写回信，很抱歉！

厚今薄古是思想战线上一个根本性的战斗口号，你们接受这个口号并要求对这个口号作深切的瞭解，这是非常好的表现，预祝你们将不断地向前进步。

据我粗浅的瞭解，在历史学上厚今薄古就是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以今天为立足点，从而展望未来，自觉地争取最好的将来，所以历史学必须同发展着或者说同飞跃着的中国社会步调一致，也就是必须为今天的政治服务。研究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四五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给它们做出总结来，写成各式各样的研究整体的或研究局部的历史书，这就是为今天的政治服务。因为今天主要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正以全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伟大姿态在各个方面飞跃着（例如中国人民翻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又例如国家建设中，工业在不多的岁月里赶上或超过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史学工作者把这种奇迹很好地写出来，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好处，而且对全世界人民也有好处，学以致用原则应用在史学上就是非厚今不可。薄古并不是不要研究古史，而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能够研究出一般和特殊的规律，自然同今史衔接起来，对今史的说明有贡献了。

打破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腐朽观点，把史学工作者的精力吸引到今史上面来（研究古史也是为了说明今史，即说明今史的来龙），也就是要求所有史学工作者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历史。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引导人们脱离实际（薄今），应该看作死路一条，万万相信它不得，如果已经受了它的影响，必须努力摆脱它的影响。只看资产阶级已经在消灭中现在已经基本消灭，它的上层建筑决无前途，是用不着说的了。

你们要和我谈谈，我觉得我没有好的意见贡献给你们，反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我想，人民日报的社论，党中央发表的文件，报刊上所载全国飞跃的情况，我们如果认真学习，获益将是不可估计的。《历史研究》下期要发表几篇关于厚古薄今的文章，可以用批判的态度去看看，我也写了一篇，请你们指教。见面谈谈，我个人只有这些粗浅的见解，为彼此节省时间起见，请原谅我没有遵从你们的要求。

敬礼！

范文澜

2.3日

### 唐耕耦：范文澜回信的背景说明

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北京大学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大学，历史研究要厚今薄古。我们班是古代史班，我是班长，党支部书记是聂大江。党支部研究怎么理解厚今薄古，以稳定班内同学思想，好好学习，决定派我去见范老，请他与我班同学谈他的见解，未能见到范老，留下了事先写的信。2.3收到范老此回信。我们打电话给他，继续提出请求，我说不清楚，支书聂大江接过电话讲，范老生气了，把电话扔下了，不听，我们愕然。

据我个人的感觉，范老似乎“有气”，未必同意陈伯达的讲话以及当时大跃进的做法，种种口号。

范老是我尊敬的老前辈，他在北大作过报告，提出学历史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精神”，我一直信奉力行。此信日期为2月3日，应是1958年。一年三班团支部，一应是二之误。

唐耕耦

2012年9月12日书

## 二、何兆武致唐耕耦的信

(2008.2.13)

耕耦先生左右：

意外地捧读来示，感激莫名。先生不愧为当今我所之第一忠厚人也。其实事已过去近四十载。噩梦既已过去，实然不值得一提。犹记当年抓5.16时，班长强调：这是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斗争，每个人都必须表态，不能不表态。于是每个人都纷纷表态，我排在最后，虽说我犹带着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免得不表态，于是我只

好说：“你这个 5.16 分子罪大恶极，只有老实交待，洗心革面，向人民低头认罪，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不是 5.16。而且，我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5.16。据工宣队领导在大会上正式宣布：“罪行就是本质，本质就是 5.16”。弄得我满头雾水，不知所云。仿佛又回到了解放前阎锡山的哲学水平。阎锡山经常宣讲他的哲学，例如什么“存在就是合理”，“合理就是需要”之类的哲学。当时批斗我，大家纷纷表态。我想正如批斗别人，我也必须表态。我想这些事，不需要道歉，真正需要道歉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藉打击别人，以提高自己。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然后自己名利双收，然后自己也混上了什么“博导”“院士”。“实事求是”变成了“弄虚作假”的遮羞布。这不是我们时代的羞耻？我是 69 年初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据排长在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是“你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江青同志”。不意四人帮一垮台，历史所第一个贴出大字报的，竟然就是这位排长，而且妙的是他并不说自己吹捧江青的事实，而且指责别人为什么不批江青。十年之后，我被摘了反革命的帽子。结论是“经审查，何兆武同志没有政治问题，过去所强加给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到平反。”那么，是谁强加给我的污蔑不实之词呢？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一下呢？大概也就只好宜粗不宜细的，还是让他们春风得意吧！写得太啰嗦。就此搁笔。敬祝

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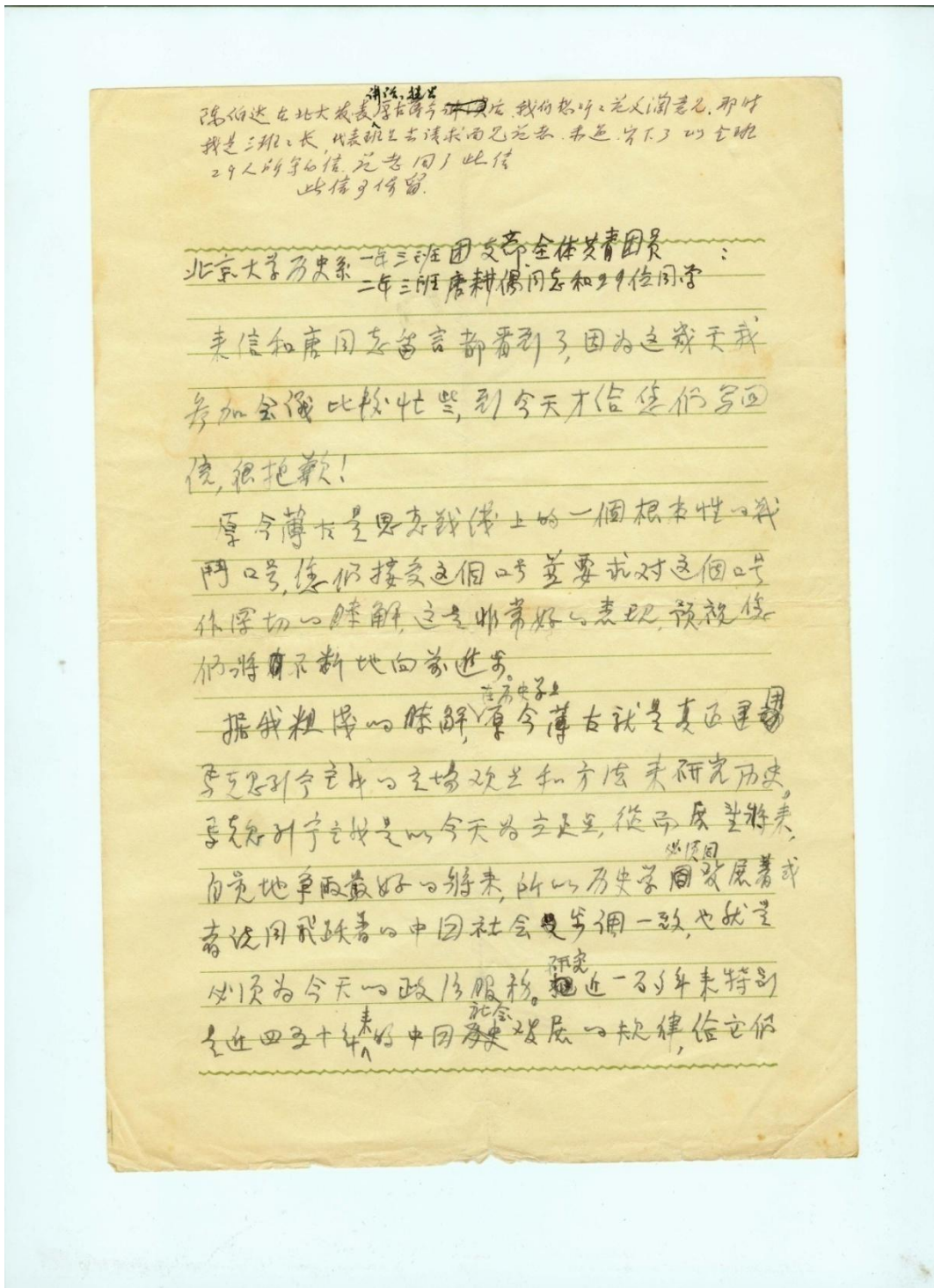
何兆武拜上

2008. 2. 13

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 1984 年唐先生致周一良师的三封复写信底，以及同时期周一良师的书信，这与唐先生遭遇的“抄袭”风波直接相关。尤其是 1984 年 7 月 4 日致周一良师信，长达 22 页，唐先生客观地描述了事情经过、深刻地剖析和反省了自己。当事实被客观地描述，那么事情处置的公正与否最终会不证自明。这大概是唐耕耦先生的用心所在吧。其实，此番风波更可见唐先生的学风和人格，诚如何兆武先生所说，“先生不愧为当今我所之第一忠厚人也”。后学刘学沛亦言：“您的忠厚、朴实、诚恳和勤奋，使我深深敬佩并一直以您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

因经手唐先生文献捐赠的机缘，笔者几次登门拜访唐先生并聆听教言。虽然先生一口带

有上海郊区口音的普通话着实难懂，但我们能感受到先生对后进的殷殷关切。先生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我们大意是听懂了，至今还一直记得：搞学术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尽可能地穷尽材料。踏实搞学问的人，对于其中的艰辛，应该都懂吧。



范文澜致唐耕耦书信